

冰河洗

劍

梁羽生著

中国通俗文学丛书

# 冰河洗剑录

(下 册)

梁羽生 著

华夏出版社

1990年·北京

## 目 次 (下)

- 鹰展翅惊强敌 ..... (715)  
 女施针表素心
- 丐玄功伤毒妇 ..... (735)  
 偷妙手慑同行
- 舞玉剑休群丑 ..... (757)  
 掌罡风斗法王
- 情宝意难消受 ..... (773)  
 斗龙争各逞能
- 第四十一回 斩所无明求正果 ..... (793)  
 重山梦惹相思
- 第四十二回 中午心事浓如酒 ..... (810)  
 少女情怀总上诗
- 第四十三回 竟有使臣甘作贼 ..... (840)  
 何来妙策解兵戎
- 第四十四回 一意愆凶难罢手 ..... (857)  
 息争无计苦思量
- 第四十五回 群雄执意追凶手 ..... (871)  
 少侠何堪见血偿
- 第四十六回 欲赎前衍来舍命 ..... (893)  
 认清首恶解仇冤
- 第四十七回 心事难言挥玉笛 ..... (913)  
 风云不测陷冰河
- 第四十八回 同命相怜疑幻梦 ..... (935)  
 幽情互慰结知交
- 第四十九回 接木移花施妙计 ..... (949)  
 变容易貌出奇谋

- 第五十回 异国闯宫遇妖妇..... (974)  
 冰河比剑结新交
- 第五十一回 残笺破镜藏幽秘..... (990)  
 同气连枝是一家
- 第五十二回 愿觅桃源同比翼..... (1008)  
 何堪毒手拆鸳鸯
- 第五十三回 冷焰搜魂施辣手..... (1027)  
 金杯敬酒逞机谋
- 第五十四回 同室操戈何惨酷..... (1048)  
 临歧分手暗伤心
- 第五十五回 约会氓山怀敌意..... (1072)  
 相逢魔窟诉前因
- 第五十六回 玉匣还书消宿怨..... (1085)  
 冰河洗剑庆升平

### 第卅七回

### 神鷹展翅掠強敵 玉女施針表素心

前面是一片繁花盛开的树林，那些奇花异草，大半是江海天从未见过的，香气馥郁，灿如云霞，但江海天急于救人，却也无心欣赏。

天魔教主回头笑道：“海天，我劝你还是不要追来的好。”江海天道：“你把欧阳姑娘放下，我不难为你。”天魔教主道：“好，拿去吧！”忽地把手一扬，一股毒烟激射而出，江海天早有提防，立即闭了呼吸，一记劈空掌打出，将毒烟扫荡得干干净净。天魔教主道：“你别以为可以对付毒烟，便胜得了我。我还有许多厉害的法宝未使用，我再劝你一次，还是不要追来的好！”

江海天怒道：“你有何伎俩，尽数使出来吧！”天魔教主笑道：“当真不怕，那就追来吧！”笑声中早已抱着欧阳婉钻入了树林。

江海天技高胆大，紧追不舍，忽觉微风飒然，腥臭扑鼻，一条五色斑烂的长蛇突然向他窜来。江海天一手抓去，却原来不是真的蛇，而是一条形似长蛇的五色彩带，江海天运劲一夺，只听得“咚”的一声，一个女人从树上跌下，把眼一望，依稀认得这女人就是从前假冒过谷中莲母亲的那个“缪夫人”。

这条五色斑烂的彩带蕴有奇毒，幸亏江海天早有准备，

真气凝聚掌心，任何剧毒都侵不进他的肌肤，他摔开了毒带，冷笑道：“你还埋伏有什么人？”

天魔教主叫道：“好，你们都下来吧！”江海天一掌护身，伸手就抓天魔教主，冷笑道：“你弄什么玄虚？不把欧阳姑娘放下，你纵然埋伏了千军万马，我也要将你抓住！”天魔教主那一声叫后，树林里仍是静悄悄地不见任何人影，江海天以为她是虚声恫吓。

眼看就要抓着天魔教主，天魔教主忽地又叫道：“江海天你小心了！”她身形掠过，衣袖急挥，只见花朵纷纷落下，花粉沾了江海天满身，江海天护着眼睛，只觉手足头颈，突然间都麻痒痒的好不难受，同时一股浓烈的香气也钻进了他的鼻孔。

原来在江海天周围的几棵花树，都是天魔教主所栽种的奇种毒花，不但花香可以将人迷倒，花粉沾上皮肤，皮肤也会溃烂，江海天虽有护体神功，但究竟不能将真气遍布全身，一般强弱。身上某些抵抗力不足之处，沾上了花粉，毒气便蔓延开来。幸亏江海天的功力已大胜从前，虽然中了点毒，却也还不至于晕倒。

江海天闭了呼吸，纵身一跃，再度抓去，但因他受了毒花突袭之阻，与天魔教主的距离又拉长了一段，这一抓却没有抓中。

江海天身形一落，正要再跃起抓她，脚尖点着的那块石头忽地一沉，地上裂开了一个大洞。江海天脚尖一点，借着那一点的反弹之力，身形平地拔起。天魔教主挥袖一拍，喝道：“下去吧！”

江海天一把扯住天魔教主的衣袖，天魔教主手臂一缩，

只听得声如裂帛，衣袖断了一幅，江海天失了凭藉，又落下来，天魔教主那一拂之力，加上江海天自己那一抓之力，下坠之势极速，地下已裂开一个大洞，江海天跌入洞中，再要用双足交踏之法跃起，已是力不从心了。

江海天吸了口气，半空中一个斤斗翻转过来，将急速下坠之势消减了一半，脚尖往前轻轻一点，撑着石壁，再翻了一个斤斗，平平稳稳的落下来。忽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似乎就在他的身旁，也正有人跌下，而且跌得比他更重。江海天一手抓去，却抓着一把利针，刺得他五指鲜血淋漓！江海天正要聚拢目光，黑暗中那人已是逃之夭夭，只听得滚动的声音。

洞穴里黑黝黝的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但从刚才所听到的呼吸声息，却可以知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，那当然是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了。原来江海天那一拉用上了粘黏之劲，天魔教主的衣袖虽然断了，江海天那股内力还是传到了她的身上，把她和欧阳婉一并拉了下来。

江海天定了定神，聚拢目光，渐渐在黑暗中已可看出模糊的影子，江海天摸索着向前走去，那影子也在移动，江海天道：“欧阳姑娘呢？”那影子笑道：“欧阳姑娘没死，你放心。但你要见她，也怕很难了。现在你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”这几句话一说，那影子便倏然不见。江海天听了天魔教主说话的声音，知道她也受了伤，更是忧心，心想：“她已然受了伤，欧阳婉只怕伤得更重。”看来这石洞里藏有机关，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不知藏在那个暗室。江海天道：“我身上有小还丹，你把欧阳姑娘扶出来，我不计较前仇，给你治伤。”天魔教主说道：“多谢了。小还丹你留着自己用

吧。你跌得不重，中的毒可不轻啊！只怕小还丹也未必救得了你。我早已劝你不要追的，你可怪不得我！”听声音距离不远，人影却看不见。江海天的手碰着石壁，忽觉手指僵硬，转动不灵，身上的麻痒痒也越来越厉害了。江海天暗暗吃惊：“天魔教主果然不是虚声恫吓，我中的毒确实不轻。”只好盘膝坐下，默运玄功，将真气运到麻痒之处，驱毒疗伤。

谷中莲背着母亲，和两位哥哥回到小蓬莱山的时候，江海天早已落进陷阱，文廷璧和欧阳仲和等人也早已躲起来了。谷中莲兄妹登上山头，四方瞭望，园子里静悄悄的，那里有江海天的影子？谷中莲大为着急，高声叫道：“海天，海天，你在那儿？”她服食了天心石，功力两倍于前，中气充沛，将声音远远送出，估量在数里之内，都可以听到她的声音。

唐努珠穆笑道：“你要把敌人引来吗？”谷中莲道：“怕什么，找不见海哥，咱们索性再杀进宫去！”唐努珠穆道：“江师兄会天遁传音，声音比你送得更远，要是他还在宫中，早就该有回声了。”

谷中莲道：“你是说他已经走了？可是他和咱们是约好了在此地相聚的呀！”唐努珠穆道：“也许他临时有事，急需料理，因此离开，那也难料。”谷中莲道：“他一心一意要助咱们报仇，还能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紧要的？嗯，我倒担心他出了意外了。哥哥，咱们要不要分头再搜索他？”

这时已是东方大白，朝阳初出的时份，从山顶望下去，但见一片金碧，那是宫殿的琉璃瓦面发出的色光，在好几座宫殿的墙头，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有武士探出头来张望，想

是被谷中莲的声音惊动，惊弓之鸟，却不敢出来。

唐努珠穆皱眉说道：“要搜遍这些宫殿，少说也得半天功夫。江师兄未必还在宫中，在宫中也未必便找得着他。何况他武功比咱们都强，也未必便遇上意外。”谷中莲道：

“你一连几个未必，难道咱们就不理他了么？”唐努珠穆道：“谁说不理他，但依你之见，入宫搜索，却不是个好办法。何况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望了谷中莲一眼，谷中莲猛然惊省，想道：“不错，我背着母亲，行动不便，要是误伤了母亲，那就更糟了。”

叶冲霄忽道：“二弟之言有理，找不着江小侠那就连金鹰宫之会也要错过了。不如你们先出去，把母亲安顿了立即赶去赴会。”谷中莲道：“你呢？”叶冲霄道：“我留下来，我比你们更熟悉宫里的情形，可以设法打听。好在我的武功已经恢复，奸王要杀我之事，宫中知道的人也不多。”谷中莲想想，也只好如此！当下说道：“那么，大哥，你小心了！”这是她第一次面对着叶冲霄叫他做“大哥”，叶冲霄不觉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，说道：“你们保护母亲，也要小心了！”他不愿意让弟妹看见他的眼泪，头也不回地便跑了。

再说江海天在黑暗中默运玄功，过了一会，真气抵达四肢，麻痒之感渐渐减轻，手指也渐渐有了感觉。……

天魔教主和欧阳婉似乎尚未离开，寂静中江海天可以隐约听觉她们的呼息，从她们重浊的呼息听来，显然也是伤得不轻。江海天心里想道：“只要我能赶在天魔教主之前恢复武功，我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，将欧阳姑娘救出险境；但倘若她比我先行恢复，只怕我就要丧命在她手中了。”

就在此时，谷中莲的声音传了进来：“海天，海天，你在哪儿？”江海天大喜，连忙应道：“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！你快来吧！”声音吐了出来，他自己也不禁大吃一惊，简直像是个病人的呻吟，软弱而又沙哑，倘若不是出自他口，他自己也听不清这声音说的什么。原来他不断地将毒气呼出，喉咙受毒气所薰，声音已然暗哑了。他连大声都叫不出来，当然更不能运用“天遁传音”了。

江海天正在吃惊，忽听得有人大声吆喝，人声脚步声纷至叠来。原来这是宫中的一条秘密地道，地道的另一头通向宫外，在那一头出口，有四个武士把守。江海天的声音虽然传不到谷中莲耳中，却把这四个武士惊动了。

江海天吸了口气，全神默运玄功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过了片刻，只觉火光耀眼，那四个武士举着火把，已经寻到了江海天的藏身之所。

那四个武士也是吃惊非小，不敢贸然走近，一个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怎样进来的？”另一个道：“看这小子的服饰，决不是宫里头的人。”江海天不理不睬，连眼睛也不睁开。

那为首的武士喝道：“喂，你是哑的吗？”另一个道：“这小子装哑，定然是刺客。”又一个道：“不管他是否刺客，先把他拿下。”

这四个武士见江海天动也不动，放大了胆子，打了个手势，同时发动，一拥而上！江海天仍然盘膝而坐，头也不抬，蓦地一手抓出，抓着一个武士的手腕，向前一推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前面这人碰着了后面的伙伴，两人跌跌撞撞的奔出几步。江海天心头一凉，暗自想道：“我居然连这两

个武士也推不倒，看来功力尚未恢复一成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另外那两个武士都已亮出兵器，一柄流星锤，一口单刀，向江海天同时砸、斫，江海天将少许的真力运到指头尖，在锤头一弹，那柄流星锤登时改了方向，打过一边，“咣”的一声，恰好把那柄单刀打落。

江海天一跃而起，正要抓着一个武士，忽听得嗤嗤声响，那两个武士突然倒下，火把抛落，亦已熄灭。江海天叫道：“不妙！”连忙解下腰带，听风辨器，向前一挥，只听得“叮”的一声，似是碰落了一根梅花针之类的暗器。

先前给江海天推开的那两个武士，一个刚刚转过身来，忽地大叫一声，也倒下了，另一个脚步踉跄，立足不稳，头向前冲，眼看就要碰着石壁，江海天飞身赶到，一把抓着他的后心，顺手点了他脊椎正中的“天枢穴”。

有一把火把尚未熄灭，江海天拿了起来，四下察看，天魔教主早已不知去向，回头一看，三个武士已经七窍流血而亡，只有给他抓着的那个武士，因为江海天及时点了他的天枢穴，这天枢穴是气血通向心脏的门户，封了此穴，可以暂时阻止毒气向心脏蔓延，因此得以保全性命，但亦已是奄奄一息了。

江海天毛骨耸然，心道：“好狠的手段。”这地道里没有别人，不问可知，当然是天魔教主所下的辣手了。江海天最初莫名其妙，想了一想，方始恍然大悟：“她是要杀这些人灭口，免得泄漏了地道的机关，给我逃出去。”

江海天定了定神，再凝神细听，天魔教主与欧阳婉的呼息也听不到了，看来这地道之中，不止一间暗室，天魔教主偷发毒针之后，已藏匿到更隐密的地方。

原来江海天提防天魔教主，天魔教主也在提防江海天，她不只是怕江海天逃出去，更害怕的是给江海天识破了地道的机关，找着了藏身的暗室。她深知江海天功力深湛，中的毒虽然很重，却未必就能要了他的性命。正因为她不知道江海天的伤势如何，因此一直躲在暗室之中窥伺，不敢贸然发难。

后来那四个武士闯了进来，向江海天展开攻击，天魔教主见江海天只是一招，就把两个武士摔开，更是吃惊，心想：“与其给他抓着活口，不如我先把这些人杀掉。”因此趁着江海天对付这些武士的时候，便偷发毒针，顺手向江海天也射了一枚。

其实，这时天魔教主倘若出来与江海天光明正大的交战，江海天的功力在中毒之后只剩下一二成，决然不是她的对手。但天魔教主跌下地道，伤得也很不轻（不过，比江海天却要稍好一些。）她对江海天又极忌憚，哪敢出来？

好在江海天还抓着一个活的，便问道：“这地道里是否有秘密的暗室，你给我开动机关。”那武士是个土人，懂得的汉语不多，江海天声音暗哑，说得又不清楚，那武士只道他是要想出去，点了点头，便往前带路。

江海天一路留心，只见两边石壁都是光滑平亮，一点也看不出有暗门的痕迹。那武士越走脚步越是蹒跚，面上的黑气也越来越重，江海天用手掌贴着他的背心，又耗掉了一点真气，给他支持，这武士才不至倒，走了一会，忽地发现亮光，原来已走到了洞口。

江海天呆了一呆，说道：“怎么，你是怕了天魔教主，不敢带我去找寻她么？”那武士根本就听不清楚他说些什

么，便见他双手一摊，首垂胸臆，终于支持不住，倒下去了。

江海天耗了一些气力，精神又觉疲倦，心里想道：“倘者再有几个武士追来，那我是决计不能再打了。而且即使是我找着了天魔教主，此时我也未必准能赢她。”“既然有了出路，不如就先逃了出去，待我功力恢复几分，与谷中莲会合之后，再想办法。”

江海天服了一颗小还丹，运气护着心房，走出地道。好在外面是块荒地，四望无人，这时已是清晨时分了。江海天郁郁不乐，心想：“欧阳婉救不出来，金鹰宫之会，看来也要错过了。”

那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刚走得一程，忽又听得那两只金毛猴的吼声，回头一望，只见一人二兽，风驰电掣而来，江海天吃了一惊：“咦，天魔教主怎能这么快就治好了伤了？”再定睛一看，原来不是天魔教主而是她的姐姐缪夫人。缪夫人武功虽然不如妹妹，但她丝毫未曾受伤，那是更难对付的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金毛猴已经扑了到来，江海天瞪起眼睛，作势一抓，那两只金毛猴吃过他的大亏，在他身前一丈之地停下，竟不敢贸然扑上。

缪夫人笑道：“乖儿子，你别虚张声势啦，我知道你受毒不轻，你还要不要性命？倘要活命，就乖乖跟我回去吧。我有解药。”

江海天不声不响，待她走近，忽地抓起一把石子，倏地就用“天女散花”的手法打出，缪夫人想不到他居然还能打出暗器，而且打得极准，缪夫人的三处穴道，给打个正着。

缪夫人只觉一阵酸麻，却没有倒下。原来江海天打得虽准，无奈气力不加，力道未能透过她的穴道，当然不会见效。

这一打也就泄了底，缪夫人心中大喜，知道江海天已是无能为力，更无顾忌，解下束腰的绸带，就向他卷来。

江海天索性盘膝坐在地上，他护体神功还有几分，当下使出金世遗秘传的最上乘的卸力消劲功夫，绸带触着他的身体，就飘过一边，缪夫人试了几次，都未能卷上，似乎他的身体比绸带更软，毫不受力。江海天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我现在功力只剩一成，但你倘若敢走到我的跟前，我与你同归于尽，大约还不是难事。你可知道乔北溟秘笈中有天魔解体大法么？”

缪夫人姐妹以厉胜男的继承人自居，创立的邪教就叫做“天魔教”，她当然知道“天魔解体大法”的厉害，当年厉胜男就是用此邪法，打败了天下第一高手——天山派掌门唐晓澜的。不过她们虽创立了“天魔教”，对这“天魔解体大法”，却是只闻其名，丝毫不会，缪夫人见江海天武功如此神奇，中毒之后，自己的绸带还依然卷不上他的身体，对他的话焉敢不信，心里想道：“莫要把他迫得急了，他当真使出这个毒法来与我同归于尽。”其实江海天虽然练过乔北溟秘笈上的武功，但这个天魔解体大法他却未能运用自如，尤其在只剩下一成功力的时候，这个最耗损真气的邪法，更是不能运用。

缪夫人怎知其中秘奥，被江海天一吓，果然不敢走近，这样一来，她对江海天的攻击更没有效力了。

缪夫人大怒，向金毛猿斥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牲，害怕什

么？还不上去将这小子抓来！”金毛猿颇具灵性，被繆夫人斥责，不敢不从，而且此时江海天是盘膝坐在地上，金毛猿的怯意也减了几分，于是张牙舞爪，蓦地里齐声吼叫，一前一后，便向江海天扑去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忽听得呼呼风响，沙飞石走，空中传来“嘎嘎”的刺耳怪声，说也奇怪，那两只金毛猿听到这个声音，登时有如遇上剋星，夹着尾巴便跑。

繆夫人抬头一看，天空突然飞来了一片黑云，转瞬间已到头顶，却原来是一只硕大无朋的兀鹰，翅膀张开，足有两丈多长，原来正是华山医隐华天风所养的那只神鹰。

这两只金毛猿曾吃过这个神鹰的大亏，在华山上被神鹰抓起来摔个半死，此时遇上剋星，焉敢作对，有一只金毛猿走得稍慢，被神鹰一抓就抓去了它的一大片皮肉。

繆夫人又惊又怒，一把毒针向上射去，忽听得叮叮声响，鹰背上飞出一团银光，将毒针全部打落，原来还有一个少女，骑在鹰上。

那头神鹰双翅一扑，就抓下来，繆夫人绸带一扬，卷着了神鹰的利爪，绸带登时撕裂，但那头神鹰一扑不中，亦已飞过了她的头顶。繆夫人被神鹰扇起的狂风吹得倒退几步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
幸而那少女已看见江海天，“咦”了一声，叫道：“海哥，你怎么啦？”她顾不得驾鹰去追繆夫人，连忙飞向江海天的身旁，徐徐降下。繆夫人侥幸脱险，当然是没命地奔逃了。

江海天死里逃生，惊喜交集，叫道：“碧妹，是你呀！我不是在作梦吧？你怎么也来了？”他站起身来，想向那少

女走去，只觉头晕目眩，气力全无，双脚已是不听使唤。

这少女正是华山医隐华天风的女儿华云碧，她精通医术，一眼就看出了江海天中了剧毒，大吃一惊，连忙说道：“别要走动，快坐下来，我给你看看。”她把了把脉，好生惊异：“他中的毒毒性甚烈，但他的脉息却并不紊乱，只是稍比常人微弱而已。想不到分手之后，只是这几个月的功夫，他的内功竟然精进如斯，中了如此剧毒，毒气竟不能侵入他的内脏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我中的毒可有什么药可以解救么？”华云碧放下了心上的石头，笑道：“恭喜，恭喜！”江海天道：“恭喜什么？这毒不碍事么？”华云碧道：“不，你中的毒非常厉害，但你的内功已比从前胜过不止一倍，这毒虽然厉害，也无奈你何了。不过，只靠运功疗伤，那还得几天功夫。”江海天大为失望，说道：“今日就是金鹰宫的会期，我毒伤未愈，那是不能参加的了。”华云碧笑道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也是赶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，以你现在的功力，我无需解药，最多两个时辰，担保可以给你治好。咱们可以一同前往。”江海天道：“原来你也是来参加金鹰宫之会的，那么你爹爹还在云家吗？他老人家的身体可完全康复了？”华云碧道：“已好了八九成了，他本来也想来的，是我不放心他跋涉长途，所以替他来的。这些话慢慢再说吧，我先替你拔毒疗伤。”

当下华云碧取出一口金针，刺破了江海天的中指，又刺了他几处穴道，帮助他气血流通，江海天再运功一迫，将毒血都从中指的针孔挤了出来，血液自深黑渐渐变为紫红，不过片刻，毒血放尽，舒服了许多。华云碧道：“你还有碧灵

丹吗？”江海天道：“还有两颗。”华云碧道：“你服一颗碧灵丹，余毒就可以更快消除了。然后你自己运功打通经脉，大约一个时辰，你的功力就可以恢复如初。”

江海天道：“这里靠近王宫，须得找一处僻静所在。”说话之间，已隐隐听得马蹄驰骤的声音。华云碧道：“不错，这些兵马虽然不惧，但到底是避开为宜。有这头神鹰相助，要避开他们也是容易得很。”于是将江海天拉上鹰背，随手又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，待得那些兵马赶来，神鹰早已飞上空中，华云碧童心未退，将石头从上空扔下来，那些兵士，几曾见过这样大鹰，见二人骑鹰飞腾，已是吓得目瞪口呆，华云碧再把石头扔下来，那些兵士发一声喊，连忙逃跑。

神鹰驮着他们二人，飞得很是平稳，不过这头神鹰虽然大得异乎寻常，鹰背毕竟不是怎么宽广，两人靠在一起，耳鬓厮磨，看着白云朵朵在脚底飞过，当真似是梦境一般，江海天禁不住神思飘荡，想起了自己的两次奇逢，在荒岛上巧遇谷中莲，而这一次和华云碧的奇逢，又更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
片刻之后，他们已在高山顶上降落，再也不用担心有人骚扰了。华云碧道：“我给你找点食物回来，你自行运功疗伤吧。”江海天盘膝静坐，导气归元，果然不过一个时辰，经脉打通，气血运行无阻，功力恢复如初。华云碧打了一只小黄羊回来，也已经烤熟了。另外她还采摘了许多野果和盛了一皮袋清冽的山泉回来。

江海天笑道：“真是一顿丰盛的大餐。”他肚子正饿，吃得津津有味，华云碧趁这时候告诉他别后的情形。